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劉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知制誥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典未嘗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葢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

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此乃日之所由改變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且禮者先王訓民事君不可不謹前事之失習俗未久苟爲因循則憲章廢矣惟陛下稽古正名審所施爲毋以禮假人也楊畋傳云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畋復上疏請早立皇嗣以荅天戒按正史實録河北地震乃二年二月而三年冬無河北地震事今不取

右正言吳及言曰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方有不庭令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

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横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羌戎順服非所謂四方有不庭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罷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衂爲國深耻沔卒坐此廢五月丙午當考

丁酉羣臣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請乃許之　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飢寒死道路甚衆詔遣官分行京城視孤窮老病者人賜百錢小兒五十畿縣委令佐賑以

糜粥　知開封府歐陽修言三元放燈不由典禮葢自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来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餧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

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和亦乞差大臣攝事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從之

辛丑契丹使辭命宰相韓琦押燕於都亭驛以上未御殿也本紀云辛丑御正殿復常膳按此則未也當考　按復常膳御正殿宋史俱載辛丑日此云未御殿固與

本紀參差然是書丁酉日已載許羣臣表請御殿復膳矣則一書前後又矛盾也註亦未細檢

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疾之民用錢千萬或言於上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諸軍其觖望矣故復有是賜凡用一億五千萬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賜名曰嘉祐驛令初内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給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樞密院取舊例下三司掌券司會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敕令文專為驛券立文者附益刪改凡七十四條上中下三

卷以頒行天下三年三月始編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己酉祠部郎中崇文院檢討官呂公著爲天章閣侍講公著以疾辭乞改命直祕閣司馬光度支判官王安石

不報　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陳執中屢以疾請老不許自亳州徙河南又徙曹州皆不行道京師稱篤乃賜告就第上遣使賜以名藥

二月丁卯授陳執中司徒岐國公致仕遇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出入如二府儀議者謂執中前惡杜衍一章遂從所乞富弼矯其失累表乃許之

戊辰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唐介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介乞解言職見皇祐五年十月今復領言職足以表仁宗切於聽言故特書此其他不同此

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虚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千九萬有奇是爲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輦運之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户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蕃獲利至小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詢察

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三司奏茶課歲入數及遣使察六路利害本志在去年十月而實録不云今附見於此已巳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縁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

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五年三月末歐陽修劉敞云

庚午廣南經略司言交阯寇欽州思稟管

壬申降提點河北刑獄祠部郎中龎汝弼知華州坐嘗知遂州補畫工陳乂為傳神學究也

癸酉詔吏部流内銓嘉祐二年同進士出身及諸科同出身並放選

甲戌廣西安撫都監蕭注言交阯寇思稟古森貼浪等

峒掠十九村人畜不可勝數欲下廣州截留進奉異獸人候取索人畜數足遣還本道茍不聽命即發兵深討詔本路安撫使蕭固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蕭注處置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隷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别差官檢視老弱疾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諸縣大小而均

給之河東經略安撫使孫沔請廢府州西安靖化宣威清塞百勝中候及麟州橫戎神林惠寧肅定鎮川臨塞等十二堡寨使臣其兵馬糧草令旁近大寨畨遣人守護之復創麟州西裴家垣寨積糧草以應接麟州詔存府州中候百勝清塞麟州鎮川寨餘從之

丁丑工部郎中董沔爲刑部郎中沔嘗爲京西轉運使捕劇賊二十人特遷之　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

館集賢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挺兄頌紳子繹開封人也初右正言祕閣校理吳及言祖宗更五代之弊設文館以待四方之士而卿相率由此進故號令風釆不減漢唐近年用内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脱略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他局二年一代别用黄紙印寫正本以防蠹敗熈寧八年二月

四日編校

四館書畢

巳卯詔如聞陜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銅錢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先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提點刑獄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令今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其物直無嬴則必自止

而陜西舊藏饒州大錢閑緣民間久不敢用今既無盜鑄則亦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既更錢法前日民負官緡者法應如數追納望三分蠲其一詔悉行之此據陸詵傳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此據本志

丙戌減罷京東西路鄆齊等七州軍管界巡檢及駐泊兵士以知制誥劉敞之言而本路安撫轉運司相度以爲便也實錄云罷巡檢今從會要

丁亥廣南西路轉運使屯田郎中宋咸上所注揚子及孔叢子賜三品服

戊子降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隨州劉元瑜爲禮部員外郎知信州坐失舉也詔減諸路指使使臣皇祐元年敕十八人者今留七人不及七人留四人四人留三人三人已下如舊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

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

己亥三司使吏部侍郎張方平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尚書左丞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産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

訟保衡非劉氏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
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
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耻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
改知應天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
集賢殿修撰宋祁爲三司使
辛丑諫官吳及言執政之臣每因遷拜奏所帶人吏數
多以至補班行尚留私家給使請自今宰臣至樞密使
以上奏本廳人吏五人樞密使以下三人止陞名次無

得過三人從之

丁未御崇政殿賜進士鈆山劉煇等一百三十一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詔書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三十九人共數不合

壬子徙知揚州馮京知廬州京前為館職與劉保衡鄰居嘗以銀器從保衡貸錢保衡無錢轉以銀器質於人

代之出息又嘗從保衡借什物以供家用獄辭連及之京宰相富弼壻也聞之自劾乞從小郡故有是命（實錄云及京本傳並不載此令從司馬氏日記）

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呂溱爲禮部郎中知舒州河北轉運使李参提點刑獄薛向劾溱前守真定嘗令指使回易公用挾私物擅取官米麴造酒并違法過收餽贐也溱以母前卒舒州不欲往改知和州

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鄭州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
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
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
執政不可任三司累論之不已庠因自言身處機密弟
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
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聞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
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

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爲士者當貴名節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

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嘗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

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間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進退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墮寛弛

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綱紀廢壞時方無
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寇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
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天下感悟思革其弊
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
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
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
駭因共指言事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
傾陷或謂沽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

聽上賴陛下至明察見諸臣本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譏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謂無功令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敗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

之過似激訐遂人之位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并遂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説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以開

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無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

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
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
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
之者爲朝廷惜也䟽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
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
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
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爲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

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頼遊民爲弟子或藏匿亡命姦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尼大以爲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寺弟子不復更取保任僧徒大喜爭爲道場以答上恩此據日記當在三月丁巳而實録無之按王禹偁所請亦不見於國史當考日記稱陳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揮不緣南郊且至和凡二年並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今改之

有上封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爲古者兵農一體有事則集于戰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

儲廪今河北義勇是也惜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
者但以爲城守之備誠能於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
路命二郡守臣分領義勇部署兩兵官爲鈐轄都監歲
以各季廵視兵器閲習行陣萬一敵人猖狂入寇即兩
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傍出掩擊彼腹背受敵曷以枝
梧如是則河北二十餘所常伏鋭兵敵之望我何恃而
不懼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帥臣等議時大名府李昭
亮定州龎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贄等上議曰前

代之制車乘甲卒皆賦於民四時蒐狩農隙講事行師臨敵振旅策勲皆布在方策兹事已遠且以唐言之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内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秖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

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稍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河東皆邊圉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教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此據本志不得其時按李昭亮以嘉祐元年十一月知大名五年二月徙定䧺籍以嘉祐三年十月知定州錢明逸亦以嘉祐三年十月知真定獨王贄知瀛州在嘉祐四年二月今附四年春末

夏四月丁卯詔以孟冬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凡諸恩賜皆如親郊例

戊辰封澶州安瀆祠龍女曰善利夫人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呉中復請也

壬申河中府言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集賢殿修撰李淑卒贈尚書右丞特贈黄金百兩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

沿革帝必咨訪在內外制作誥命頗爲時所稱其他詩賦碑記多裁取古語駢偶之務爲奇險僻奥能文者不之愛也既喜傾詖故屢爲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下禮院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爲繼絶兼取其名德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

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存問賜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失先王尊德繼絶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如白身即與京主簿若爲班行者比類換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享禮料所須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别與差

遣却取以次近親襲爵授官永爲定式實録載何鬲疏及禮院議其文甚多依本志只如此載王僩東都事略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忻戴歷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丕顯頃者推原本始褒及支庶恩則厚矣而義未稱時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畀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寢廟有奉庶幾乎春秋通三統之義厚先代之制矣其以柴氏最長一人封崇義公與河南鄭州差遣給公田十頃以奉周祀至知州資敘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人襲爵永爲定式

乙亥契丹國母遣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佀起居郎知制誥王觀契丹遣彰聖軍節度使蕭拱崇祿卿馬堯浴

来賀乾元節

丙子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時封駮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曽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上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禮官韓維議其謚曰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

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奠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如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與宫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紬庶妾賤人悍逸不制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當秉道率禮以爲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賔客

曰我不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而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執中在先朝時爲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羣論章聖皇帝覽疏稱歎擢置諫列既合上意終受大禄屬今上聽政之始追章聖知臣之美志切圖任待以卿輔其制則曰一言爲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行又曰納忠先帝

有功朕躬自進陟宰相兼秉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之風及居守伊洛懼筋力不能奉陵寢願易小郡迨乎晚節年甫七十即告還君事可謂終始不渝矣謹按謚法不解于位曰恭執中嘗以公自處少私於人雖寵數益隆而夙夜是畏非不懈于位者乎請易名爲恭判尚書考功楊南仲覆議曰祖宗之有天下弟及而子世者再傳矣今上聖德夙成天命固已有在羣下欲位分之蚤定而先帝晚年大臣重忤上意無敢言者執中時年

少位下忠義感發一言而定東朝之位置生靈於大寧者四十年爲宋福祚其有窮哉故其遷拜嘗以是而中於書賛者所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無言不酬之義也自頃景德休兵海内無事輔相之臣務將順上德中外奏歌頌而已朝廷求直言而責言事官以循默者詔書屢下而無其人執中獨以小官不溺時俗不諱用事之臣專爲國家慮時事陳宗廟大計以取上知致身兩府者二紀再爲相者出入八年其所選用爲不少矣死

之日無慼槩其私恩者其一於公不使士大夫知出其門也如此其謚曰恭固宜焉而助安社稷太常之議既首及之所以易其名者盡并舉乎謹按謚法曰因事有功曰襄請謚曰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上又爲執中篆其墓碑曰褒忠執中嬖妾張氏驕恣每凌蔑其妻謝氏執中既死之五日謝氏具奏乞度爲尼詔許之即柩側髠送城南資聖院賜名勤省莫

不稱快此據江氏雜志及司馬光記聞

己丑後宫董氏生皇第九女董氏開封人四歲入宫稍長爲御侍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嘗有過失皇祐中封聞喜縣君帝嘗感疾恍惚夜持寶刀自鄉董氏在側遽前爭得之幾至斷指寶刀自鄉此據正傳不知何時當是嘉祐之初也

翰林學士胡宿言開寶六年太宗封晉王淳化五年真宗封壽王乃升壽爲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書壽宋梁趙四國自今更不以封而晉

又不在禁封之科至道中郊祀覃恩魏仁浦追封晉王
寇準嘗曰晉是陛下藩邸舊封今以爲贈典非所宜乾
興元年乃封丁謂爲晉公蓋有司過也昔陛下建國於
昇猶列次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宜進昇爲大國而與
晉皆無得封從之
辛卯詔曰居室器用冠服妾媵蓋有常制所以别貴賤
杜奢僭也比者流風蕩靡無復等威犯干有司鮮閒用
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監察

御史裏行沈起所言也　王儞東都事畧其令中外各道守前後詔條違者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以聞諸路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及長吏如詔施行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踈决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减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説臣顧朝廷戒之又聞多

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爲職柰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然遂事不諫臣願朝廷戒之伏惟皇天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審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隳儉德臣雖鄙賤竊獨惜

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休復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銀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二人權修注得之四侍制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郯不與向侍郎亦不霑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内官懼臺諫也

五月乙未以御侍閻喜縣君董氏爲貴人其父安始隸禁衛即除内殿崇班

戊戌詔曰君臣同徳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舊制兩制臣僚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甞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己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李昭遘卒上以昭遘母老特賜絹百疋

庚子詔入內侍省內臣員多其權住進養子入內始用吳及議也會要以爲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須更詳考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始有旨聖節南郊許奏薦

知常州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沈康權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時言者以康爲不才康遂自請營葬里中因許之

辛丑屯田員外郎通判安州安保衡責授昭化軍節度

副使監高郵軍酒稅以御史知雜事吳中復言保衡訴其父取雜户任氏奏授邑號其父死時保衡尚幼及今三十年豈無保養之恩此人情之所不忍請行廢黜也丙午徙知并州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知壽州時御史中丞韓絳監察御史沈起言沔守杭及并所爲多不法諫官康介吳及繼有論奏詔兩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體量未報先徙之初叅知政事王堯臣死帝問沔所在欲名用而未果樞密使田况病帝復屬意沔言者

遂力攻罷之此據王珪畢仲游所作碑誌

辛亥詔諸路同提點刑獄及府界同提點刑獄並選歷任無贓私及不曾出入人罪有舉主五人并轉大使臣後經三任親者爲之其知軍州歷路都監一任以上毋得差其當差者仍先與小處知軍

壬子遣都官員外郎高訪標定河北牧馬地其餘募民耕佃之　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猶累辭

乃拜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久在病告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髙若訥罷始舍人院降制令復失之
丁巳詔淮南東路揚州西路廬州江南東路江寧府西路洪州湖南路潭州浙東路越州福建路福州並兼本路兵馬鈐轄就置禁軍駐泊禁軍三指揮越州福州置

禁軍二指揮其新招禁軍以威果爲額請受如宣毅例每指揮毋得過四百人逐路選甞歷任武臣二員爲兵馬都監浙東福建路一員並置公廨於本州以專訓練毋得差出若招置不足聽揀本路廂軍填之知福州燕度言閩故多盜請少假事權經制一路遂加兵馬鈐轄此據度本傳恐緣度建請遂遍及他路也當考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内外皆冀其生皇子内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以備賜予所費不可勝紀又修潛龍宫潛龍宫者真宗爲開封府

尹時廨舍也既而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兗國公主出降時　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乞令後河北陝西等處擇人充走馬承受免使勞擾州郡詔令逐路都總管經略軍馬廵檢等司令後走馬承受得替令逐州軍保明無違越事件以聞方得酬奬會要五月二十五日令附月末

祠部郎中呂公孺自戸部判官出爲京西轉運使御史中丞韓絳言公孺父夷簡執政日公孺兄公綽受四方賂遺往往爲公孺恐喝奪之又與公綽女姦不可以任

監司六月癸亥朔降公孺知安州公孺自訟為絳所誣乞置獄考實詔不許趣令之官

六月 按五月自乙未至乙丑巳三十一日則此為六月矣下卷即接七月此處顯係脫簡今增乙丑

詔應乞墳寺名額非親王長公主及見任中書樞密院并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毋得施行

丁卯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為美人自温成之沒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及温成之妹皆與馬周董既以生皇女進秩諸閤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

誥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溫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人加賜銀五千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上曰鄉也月俸二萬七千今也二十萬何苦而辭退對曰二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以二十萬為卒辭之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云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

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出中書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需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

中戸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師道踈附此當在己卯出宮人後）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父昭子穆祀典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承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爲不嚴奉先不爲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間以公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嚮之位且號爲大祭所以萃羣廟之神要之至公豈可

昧正統之緒伏請博詔多士講求定儀爲一代不刋之法乃下太常禮院議而言曰切尋歷代典故由漢而下立廟制祭與三代不同至於尊東向之位先儒議論非一緣宗廟事重非有司所敢專決乃詔待制已上及臺諫官同議而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虚東向魏晉以来亦用此禮今親

享之盛謂宜如舊爲便詔恭依

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羣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来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范師道言據司馬光記聞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

徽號二十年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上曰朕意亦謂如此故溺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溺以不宜爾溺憮然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爲撰五表仍容奏三䟽罷之

遣司封員外郎朱處約督江南西路兵討虔州鹽賊戴小八等聚黨攻剽殺虔化知縣趙樞故也　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許事趙彥若國子博學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

祕閣凡八員詔及二年者選人京官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陶萬年人下邑人洙廣陵人也彦若已見應制時每館各二員

此據會要會要有太常博士陳洙姓名而實録無之按本志云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所稱四人蓋王趙傅孫也今依實録不書陳洙會要傳下除編校在八月十八日

癸酉詔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各於所部舉見任文資行實敦樸而有政事之才可備升擢者三人前兩府臣僚許通舉内外官其已帶職及見任兩府與自已親戚毋得舉

丁丑詔諸路轉運使凡隣路隣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承赴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語之文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

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稱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絶之也戰國之世王道如綫不絶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隣路爲之閉糴一郡飢則隣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有是詔

戊寅賜築新舊京城役卒緡錢　是夕月食幾盡

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修陰教以應天變也　按司馬氏日記云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出宮女百餘人以應天變修陰教而實録乃於辛卯日書此事恐誤也今從日記

甲申賜沿黄河諸埽役卒衫袴若願給錢者人五百

乙酉詔入内内侍省自今選内臣年五十以上無過犯者勾當内中諸閤分

己丑省内牛羊司西北棧圈官四員　天僖四年六月可考　文思

副使内侍押班甘昭吉爲内侍右副都知昭吉開封人初以内殿崇班爲京東路都廵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聽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内侍押班闕上記前功特以授之於是又遷副都知昭吉初爲押班獨不記月日今附此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職按景祐元年二月中丞韓億請復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並為監

察御史裹行慶歷三年十一月李京包拯又並為監察御史裹行今實録云初以陶為裹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録今並不取詔强陶使受令從記聞陶傳云時狄青罷樞密為使相陶上言祖宗以来未有軍佐之人在此位者宜著為令使後毋復然按青罷樞密為使相前此矣今不取贈管勾邕州古萬寨兵甲三班奉職李惟賓為內殿承制以蘇茂州蠻寇邊而惟賓戰死也

甲辰賜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沔為檢校工部尚書寧國軍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

壯丹者誘與姦後數名會郡舍至或踰城往来及在杭
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以為恨會旻貿
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
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妻弟邊珣以錢
三萬三千强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
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
案明僣稱王取其畫鷹圖配刺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
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悦州人金氏女白晝使卒輿

致亂之有趙氏女許嫁苹旦沔見西湖上令吏戒苹姥絶昬弗許又使官妓戒趙姥趙姥以苹姥為解沔閒僧與苹氏私者得從曉并苹母鞫為姦實之法遂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剌配以百數及罷盜其案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庭列大梃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常剔取盜足筋斷之奏至故貶又降知忻州四方館使李中吉為東上閤門使汝州鈐轄中吉先自

忻州載家妓至并州與孫沔狎飲又以妓遺沔沔受之并為言者所劾中吉坐是貶　杖殺驍騎張玉時河北都轉運使李參簡退諸軍老羸者萬餘人軍士頗出怨言玉素凶險疑三司使包拯以裕享甫近愛惜賞給風參為此因突入三司詬拯拯使醫診驗謂有心疾第送殿前司皇城邏者具以聞詔下開封按其事玉實無心疾臺諫乃言玉驕悖敢凌辱大臣不可不誅法官奏比附諸軍犯階級罪當死遂誅之司馬光七年五月奏疏云軍人罵三司使而法

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此事實錄所載殊不詳當考　初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慢通判相糾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詔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胡宿置獄劾三司吏不明計度三司使包拯護吏不遣宿言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欲與吏一體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不知省懼公拒制命如此則主威不行綱紀益廢矣拯皇恐遣吏就獄此據胡宗愈所作胡宿行狀附

見

丙午後宫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宫為法正虛妙大師

賜名道一劉氏自民間入宫為司飾又嘗掌供御膳偶

得進幸恃上恩多凌慢一夕遂在延福宫揭屏風紙自

作奏凡數百字幾感動上意然卒遂之後又坐罪削髮

為妙法院尼

丁未又放宫人二百三十六人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

為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上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

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且詔中書呂韓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己酉詔殿前馬步軍司皆置檢法官一人先是有禁卒妻男皆為人所殺殿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以其夫為不能防閑謫配下軍侍御史知雜事吳中復言三衙用刑多不中理請置檢法官既從之尋有言其非便者復罷之司馬記聞云朝士魯有立上言非便故罷之當考二年五月癸未修編敕劉敞云云并可參照

甲寅校書郎致仕孔旼為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為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就侔讀書多自得文甚奇古嘗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為恨侔自誓不復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嘗薦侔曰侔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及敞帥永興奏辟掌機宜侔亦不就先是太學生鄭叔雄者嘗醫用王舉正及吳中復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

道因言山林有道之士近臣屢薦輒不報而方技援例必行非所以示天下也於是畋等皆除官

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揀試之 裝御營卒桑達數十人酗酒鬬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

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不行敞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偽自爾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于庶獄庶謹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衒究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謹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上乃以敞章下開封府著

為令此據敞行狀又奏議狀以七月二十四日上八月七日報可今附七月末　敞又言伏見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頻多創設糾察一司辨理微枉澄審繆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寃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寧伸吏典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

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因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别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原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寃之濫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民心矣上始欲

敞此奏不得其時今附見七年正月有詔兩軍巡黐異者送御史臺推劾恐或有此

於景靈宫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既而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院檢詳禮官言影殿非古也比年萬壽觀建温成皇后影殿蓋事出一時未經禮官審訂不足以訓于後若謂郭

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以謚冊祔於后
廟以正典禮

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
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
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
闕然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
正其稱況敢正其義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
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

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爲嶤於寢乎赴于同乎反哭於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爲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葢以未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于姑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亦將抑所興以爲不

正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為復紛紜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氏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遂不使為大臣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於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官可以

復歸也杞伯来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為允詔下學士院詳定據蘓頌所作孫抃行狀則倡議祔后廟乃抃也又據汪藻所編詔㫖蘓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曽肇作抃行狀云初仁宗追悶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所詔於景靈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殿不當建或曰當祔於廟詔下禮官頌與僚屬同執非是獻議曰先朝建神御殿已非禮然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議今為后妃而置之其於失禮又甚矣儻陛下追念郭氏殂謝既已追復位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不

決然卒罷神御不建頌傳云嘉祐初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以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謚冊之議請祔郭皇后於廟以成追復之議備薦享之禮衆論未決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學士議郭皇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懿良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嘆重久之然事終不行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

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荅舜俞烏程人藻璆五世孫也輔之邑里未詳汪輔之與富弼書見馮潔已御史臺記

戊寅降知鳳翔府兵部郎中直龍圖閣宋禧知汝州江南東路轉運使兵部郎中范寛之知濠州禮賓副使王

知和為均州都監并坐前為兩浙轉運使提點刑獄而失按知杭州孫沔也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洞駮劉敞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逮事先后親奉寢園案於禮法無大過惡不可絀廢所以名臣感慨抗論於朝中外迄今韙之陛下閔其偶失譴恭旋亦昭洗乃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蓋當時執政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

議為得彌可駭惑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
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
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歿不得其所責當歸於朝廷
死者何罪而始儷宸極終不廟食邪儻以杞伯來逆叔
姬之喪質之譏其既弃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
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之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
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

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后況之于今未見其合也惟唐創立别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為允敞復奏曰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説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道廢斥后妃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譖或讒訴妄及此則羣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后固未嘗有此蓋于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爾昔漢光武起於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

長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范曄所謂使後世不見薄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

平可謂折中令洞之意以追復郭氏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之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謂興廢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辨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謂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

竊恥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又崇飾誹謗營為非禮也洞復疏難敞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為禮官所請與洞合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愍哀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

辛巳贈知虔化縣衛尉寺丞趙樞為兵部員外郎樞死事故也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疋昌期陵州人寶元中韓琦使蜀奏授試國子西門助教文彦博知益州名置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鎬薦遷太子洗馬致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期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板本昌期年幾九十詣

闕自辨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奬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何郯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何郯傳云文彥博深惡郯言自銀臺司徙判吏部銓案郯徙判銓乃明年九月此時彥博不在中書傳誤也劉敞行狀云昌期惶恐不敢受賜今從國史

甲申詔比者霖雨害稼其遣官體量減放開封界及京東路民稅以聞

乙酉戸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唐介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六宅使梅州刺史桑宗望副之侍御史丁詡為契丹生辰使左藏庫副使劉建勲副之開封府判官工部郎中張中庸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左藏庫副使馮文顯副之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判理欠憑由司沈遘為契丹正旦使供備副使高繼芳副之遘錢塘人也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

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閒惟睿宗二后葢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葢未有本室遇祫饗即祔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草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而翰林學士承

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郯等議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且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别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此聖祖神宗参用歴代之法因時施宜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况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一時禮官著約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執守以為常一旦輕議損益

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别饗則尊得以伸然則不疑於黜遠四后而獨豐於昵者乎他年有司攝事故四后皆預合食今陛下甫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為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

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以有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絶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

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别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别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别廟諸后位乃相絶四也號為合食反絶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别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況章獻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饗所以申其尊者最為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

自申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而議者以為國朝行之巳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為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巳百年者也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

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宗廟久行之議欲擯隅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此據劉敞行狀增入丁亥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

太常按求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廟庶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烝烝之孝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來有司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矧茲眇末甫崇孝饗其敢廢先妣之常祀違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饗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劉攽作劉敞行狀云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

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按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等必不然畝緣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故云爾似誣洞也今不取

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屯田員外郎張問提點開導莫州順安乾寧軍塘泊水口初河北屯田司言奉詔疏導緣邊積水而順安軍牙家港十洪橋石水限地近北界不可開今欲調丁夫疏石冢等六口以分邊吳諸淀夏秋漲水乾寧軍自東明港至獨流寨凡有水口三十三自可發泄水勢莫州會賓口北堤口泄水口洛陽口并順

安軍塘北䕶城堤可令本處歲治之其塘泊高仰之地聽人耕種夏田故命閤專領之閻襄人嘗為狄青掌郿延機宜六年七月己丑可考

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十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十餘石蓋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七十四既而或言

滄州民不以為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從中書門下奏請也本獨以為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朝廷亦不遽止後雖均數郡田其於天下不能盡行實錄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按會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記聞所書己丑相合也

庚寅降知河陽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李柬之為給事知虢州知蘄州工部郎中知制誥王琪為度支員外

郎知饒州並坐失保任也

九月癸巳朔御製祫享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眞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捧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

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
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甲午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張田知蘄州田澶淵
人初為廣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
州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
良田浸人冢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
監郢州税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過郡使酒自
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洒掃

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撝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為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五月甲辰田撝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而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賫任至淺幸得擢佐大計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廟宦官不敢裁減而刻剥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乙未詔以內藏西庫地還崇文院

庚子錄故象州都監六宅副使張立孫公弼為三班差使以立與蠻賊鬬死也

甲辰贈翰林學士吴奎祖文祐為太子中允祖母李氏為安邱縣太君初奎將葬其祖乃與父太常丞致仕懷德共請以祫享恩授一命而奎又請納所遷官詔許之

丙午詔帶閤門祗候使臣内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

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廵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觧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得觧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

丁未審官院言應京朝官磨勘在京者例須引見令冬及来春京朝官磨勘年限俱滿乞依外任人例更不引見從之先是明堂覃恩内外官同時改轉自是每及三年則同時歳滿故也會要九月十五日事十五日丁未也當考此時覃恩有無隔磨勘𣺌

何故一例
止滿二年

戊申按戊申原本作戊寅合前後干支考之寅字誤今改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阯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為邊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繕甲兵延露奏曰交阯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嘗責交州不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洞乃入蠻徼數百里蓋積歲月侵削以至於此臣今

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時不取他日為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畧論者以注且為國生事不省也

辛亥賜滑州修魚池埽役卒緡錢

癸丑翰林侍讀學士禮部郎中知和州吕溱落職分司西京溱既奪兩官降知和州李參等猶窮治溱在真定事收捕指使張宗惠自殺參等因言溱與宗惠共為姦利前貶太輕權御史中丞韓絳及知諫院唐介等又交

論不已翰林學士歐陽修等言溱所犯法重情輕宜在末減絳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屈於貴者矣臺諫遂并劾修等執政憐溱以忤監司意抵峻法卒從輕坐知制誥劉敞草溱謫辭有簡直好節推誠不疑等語臺諫又引胡旦李昌齡故事乞加敞罪不報　又降鄜延路部署四方館使光州刺史王德恭為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權永興軍都部署坐前在真定假寺僧牛車赴鄜延也

甲寅戸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温成廟皆不報（此據江氏雜志本傳無之亦不載瓌判寺事）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從之（江氏雜志陳相就史館檢先君傳云嘗為縣小史因此進本入內至今史館無國史與歐陽所言不同當考會要載修言但稱史官無李淑姓名當考）

丙辰又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為兵部員外郎以臺諫言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徵矣　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虚爵樂舉柷敔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

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凟神也奈何天子未親祠而有司先凟之宜移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冬十月癸亥虔州巡檢左侍禁王咸孚除名廣南編管坐不掩捕鹽賊戴小八也

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廹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昳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宫實録云車輅入景靈宫雪驟作及出行禮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黄雲捧月

江休復云祫祭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執笏者惕然揎袖二事當附或不必書更詳之

癸酉祫于太廟大赦男子百歲以上者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復其一丁士人有節行學術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具事實連書結狀以聞委中書門下再行詢察特加試用諸路解發有就試人多解額少處令既並歸土著令禮部量添解額本文有令既並歸土著六字實錄删去恐失事實仍

增之本紀書云詔諸路監司察士有學行為鄉里所推者同長吏以聞民父母年八十已上復其一丁

湖南郴道永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夏秋二稅外每丁別納錢絹米豆藥物箭簳者令轉運司檢勘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特與減半自今進丁更不添納廣東西路自祥符中降御札免身丁錢至今尚有送納未了處亦仰轉運司具未放因依以聞　益梓利夔路州軍進奉南郊乾元節銀自今止令進空表邛州鑄錢權住十年諸路轉運司如於二稅上重疊科折以困農民並令

逐州軍畫時以聞仍不許更進羡餘若以本路錢帛容
申三司取撥上京者必當黜降諸縣令佐兼監酒稅等
場務其有羡贏更不酬奬復以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
太原府　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恵澤及民
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　韓琦之在太
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
為堯遷閼伯于商邱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大夏
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

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祫享赦書加恩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封莒國公判河南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文彦博封潞國公宋文封國實錄不記其時今附此

辛巳內酒坊火

甲申內殿崇班柴詠為殿中丞封崇義公簽書奉寧節度判官事（實錄在十月戊辰今從日記）始百官致齋于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相合而家法頗衰娶贈中書令曹璨女其進用所從來蓋有憑藉云

丁亥大宴集英殿以祫享禮成飲酒也

十一月甲午知制誥劉敞范鎮同看詳諸州編配罪人

乙未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丙申翰林學士王珪御史中丞韓絳同知諫院范師道同詳定除放欠負（蘇軾上蔡襄書云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察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此事當考）

錄淮陽軍駐泊捉賊左侍禁王懷政子和為三班奉職以懷政捕賊鬭死也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夏猶屏處密室欲鑿牖為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斸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夫人喪過自哀毀帝臨奠賻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無勞月享大國俸財餘于室銜媿日久今以親喪受重賜是為子終不能以己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

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臥病帝憂見于色敕太醫診療日問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奠詔特屏桃茢枝祓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入内副都知任守忠護葬王天資渾厚内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為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内朝謁宗婦不預王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闥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又宗

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爲請使有歸宗婦得通籍及許改嫁二事當檢年月令附見凡郊祀天地亡爲亞獻恭虔得禮嘗入朝僕爭道于門折其𩑶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恕如此富弼爲首相濮王薨不以例差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監護喪事弼諭嗌鄙盖弼之子與傳式結姻鴻臚所貺僅六千緡既護葬歸即感疾求典徐州得請至郡未及月化去噫世之官爵金帛安可妄圖得之禍不旋踵士大夫得不爲戒哉此王陶談淵所記也當考傳式死在嘉祐六年九月

丙午校書郎致仕孔𢽾爲光祿寺丞致仕初𢽾被召爲國子監直講辭疾不至特遷之

甲寅寧遠節度使張茂實為淮康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茂實前以嫌罷軍職出典藩蹦四年朝廷察其無他故復任之茂實本傳云仁宗終以其無他故復名典軍令書此為蟬絳罷中丞張本

乙卯左龍武軍大將軍深州防禦使宗諤為沂州防禦使進封虢國公宗諤允寧子元份長孫也濮王既薨以本宮之長特封之

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詧冲退處士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據會要二人賜號在此月羣西充人嗜

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石介在
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
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
寒饑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
推以為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
意曲從同舍人目羣為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
悅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衣冠
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

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賛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羣傳云何郯薦箸成都記云

王素薦箸授處士號至和元年十一月田况薦箸授本州助授

十二月壬戌朔詔滁堂五院私名人自今以一百二十

人為額

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故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間老幼失業相聚怨泣湛素不才又年踰七十貪慕榮祿不知進退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所為應科不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且

朝廷風化疾於影響是欲教人苟簡而枉道以干譽轉運司按湛伐木敗民舍意不直湛而為穆游說然則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爾況聞湛先期告戒明著律令約民以信未嘗督迫乃湛奉法行事未有過也百姓自知其咎不敢有訴時故相夏竦邸店最廣而郡從事高直溫乃竦子壻讒之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者昔之民居侵越官道則木在道側及正其侵地則正處中衢固宜翦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户貯水以嚴火

禁又於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賴其力道旁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當今之弊正在羣司不舉職而務苟且必使舉職者有害而苟且者有利將何勸焉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移是非明行奬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一時追改之愈也相襄皆大郡於湛不為輕重但國家舉措有所未安耳明年六月湛卒於相州湛附傳云轉運使陳希亮言湛為民息災不為擾與正傳不同今從正傳

乙丑加贈皇長子褒王昉為越王次子鄧王曦為陳王皇第二女楚國公主為周國第三女唐國為漢國第四女越國為秦國第五女鄆國為魏國第七女隋國為吳國第八女韓國為燕國第六女未及封於是追贈魯國

戊辰嘉勒斯賚遣人貢方物詔閤門自今嘉勒斯賚進奉首領赴殿燕升其坐近北一間初秦鳳路經畧司言嘉勒斯賚首領每到闕遇燕坐廊下而見夏國使人坐朶殿上意頗不平故特升之

乙亥知麟州王慶民上麟府二州圖

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為太子少傅致仕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

癸未海州都監昭宣使果州防禦使武繼隆為京東西路鈐轄京東西路鈐轄北作坊使廣州團練使閻士良為鄜延路都鈐轄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郯封還誥敕言二人前罪犯至重遇恩復官已為優厚

今於差遣各似未允况繼隆素非善良早年不盡心於
陛下已降充江州監當不可授以一道兵權士良好作
威福昨又與邊臣公行賂遺今不可復委邊任伏望聖
明上存國體下慰人言開至公之路抑近倖之勢繼隆
改除一州鈐轄士良授與近裏州軍差遣又言衆議諠
傳云嚮時保州之亂因繼隆本州官僚素有怨隙嘗以
言語激發軍心致成後患當時其事在遠朝廷不知不
曾推究其實然衆口云云至今未息事深可疑今授以

一道兵權嘗被罪謫必懷怨望若舊惡不悛又以一言搖衆逞憾則為害非細士良恣作威福騷擾邊臣不可不慮也不知鄭奏從違姑附此俟詳考之明年正月士良乃以王陶言易任繼隆卒不見改移

甲申宰臣韓琦言向曽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并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其餘田聽下户請佃河北一路諸軍牧地剩田三千三百五十餘頃得歳課斛斗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二石絹萬三千二百五十一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束其管勾摽括職方員外郎高訪望特與

堂除虞部員外郎張越與先次並從之

丙戌契丹國母遣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泰州觀察留後韓造契丹遣懷化軍節度使耶律諴起居舍人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棠來賀元正

丁亥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王逵提舉兖州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初逵自停廢中起知金州而知門下封駁事何郯還其制且言逵貪酷害民不可復使爲知州故命改之　宰相富弼自祫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上不

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稱疾卧家
上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　故事節度使移鎮及加
恩皆别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内侍賫賜必有所遺是
歲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以祫享加恩又自保寧移鎮
建雄乃共為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修劾其慢朝
命詔以修章示之且令依故事各以表再辭懷德謝罪
而已亦不復别進表其鄙吝如此然論者以為臣下讓
官當出其志非上之人所當強也　知制誥劉敞言臣

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
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偽而為禮者惡煩
煩近於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
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
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輙累讓雖有出其至
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變益矣若習俗遂巧流
風稍敝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為進取之捷
徑奔競之秘策甚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

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已子産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爾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

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無使釣利者要君乘名者售偽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裁幸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敞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奏此疏此據劉攽所作敞行狀及敞集附見其從違當

考